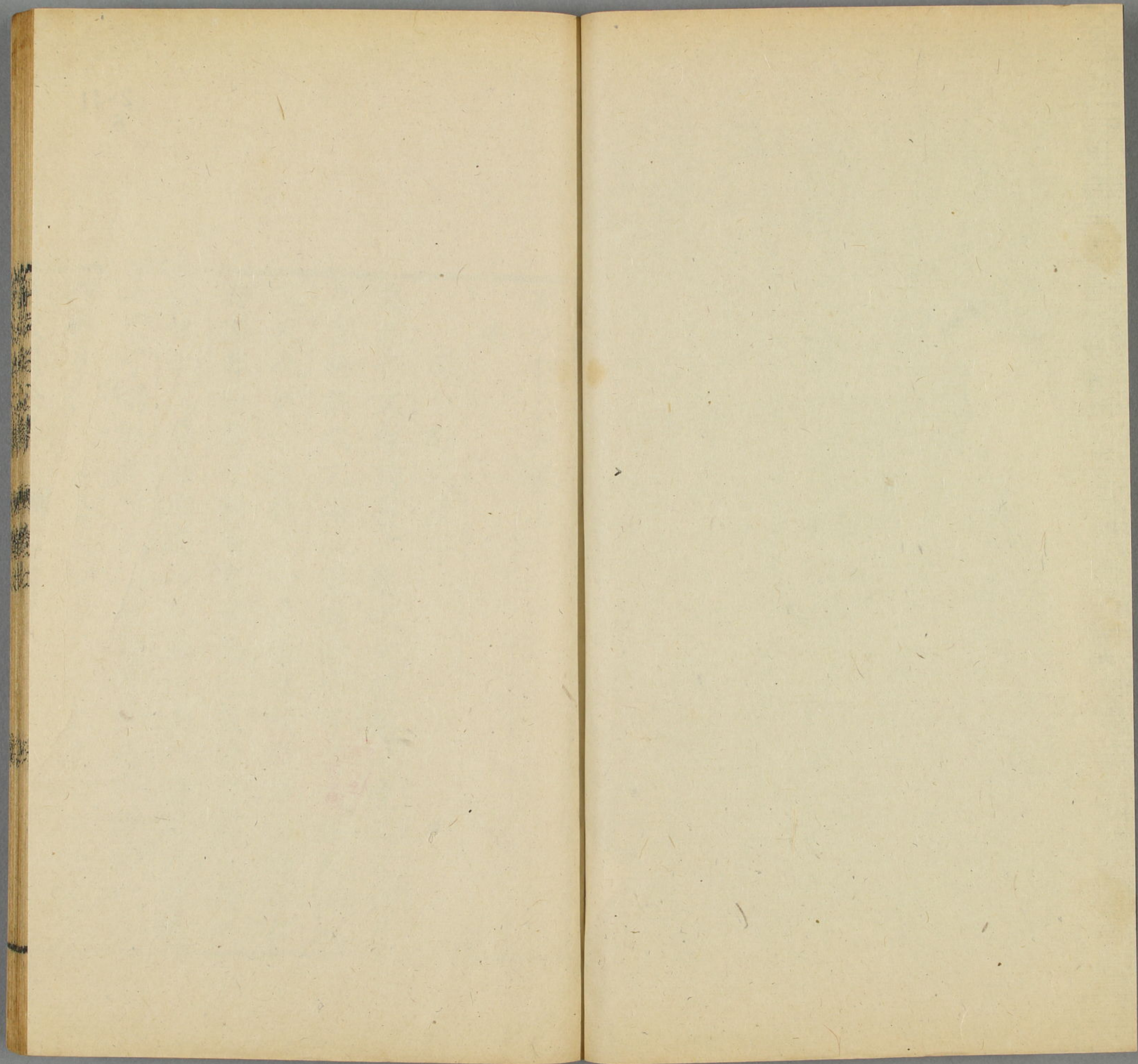




^ 16  
2841  
6





門 16  
號 2841  
卷 6

解文毅公集卷七

序

廖自勤文集序

充充乎文哉詩書六藝之文禮樂法度之文與凡  
立言垂訓之文堪以載道者皆可謂之經天緯地  
之文也所以維持人心扶植世教事事物物各有  
條理非苟爲是無用之具而已故皆自聖人發之  
後世學焉譬諸由道以入國所由入者正大深遠  
而不可測則其出也無窮昔者仲尼於詩書六藝  
禮樂法度立言垂訓皆由下學上達以入於文王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5.5.20  
贈入

周公之道以至乎堯舜集其大成吐辭爲經尚懼夫天下後世學者不知所從入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爲學文者所歸往舍是而他求者非惟不足經天緯地而且有害焉莊周之學入於遯世其出也荒唐而已申韓之學入於刑名其出也慘刻而已蘇張之學入於利害其出也縱橫而已其爲天下之害可勝言哉莊周簧鼓老氏之說因以起虛無之教而賈誼亦學申韓之文觀其鵬賦已深有釋氏之微意豈非人心世教之害至於今尤烈歟若夫學聖人之文者沛然而莫能禦

粹然而入於正鄒孟氏而已耳其他所入者可量則其出也有限駁而無以議爲也譬諸商人身歷遠方珍怪之所象犀珠貝之物知之不密得之不密其出有限而應無窮則又假雜質以欺人耳目非其文之善爲雜也由其學之淺少無以應人之求也近世爲文者尤甚患此反從事史漢戰國百家方外之書剽竊竒漏縱橫腐敗神鬼荒忽極其鑄巧形容以爲此古文也論及性理則以時文鄙之援及詩書則以經生目之是將爲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勝言者此予之所甚憂也吾友廖君

自勤廼祖及其尊君其叔父其季昆與予連世爲道誼之交講性理之學予與自勤少之所習耳之所聞惟六經聖人之訓雖傳註訓詁長而後能誦之也是以出諸其口而筆之於書爲文辭所謂荒唐慘刻縱橫駁雜之說不惟有所擇而取亦無所聞而不能焉予厥後稍喜觀歐曾之文得其優游峻潔其原因出於六經於予心慨乎其有合也自勤之家法尤嚴目不覩非聖之書其先祖常舉爲訓是以自勤之文得於鄒孟氏爲多養氣以直故充塞兩間而奔放渾灑知言有要故明辨切實而引喻曲當不矜談天雕龍之巧絕無怪竒隱僻之說即其事之體而措之用語其理之常而盡其變未嘗或昧於仁義道德外經史而別爲之辭也間嘗得其近稿觀之多所改定蓋微近於荒唐輒改之微近於慘刻縱橫駁雜輒改之所謂沛乎其不可禦粹然而出於正者其幾矣且其於文不憚改如此其學之所至心之所得有不可測者爲何如哉若文之淳龐駁雜過其目如辨黑白昭乎其不可惑也與之言理益辨而詞益謙學益進而心益下聽之而不厭誦之而不能已於予心益慨乎其

解文毅公集 卷七 三  
有合而所憂者不必憂也其將息邪說正人心樹  
世教以進乎經天緯地之文也予何足以知之

周僉憲彥奇文集序

永樂庚寅春予自交廣入朝道經虎頭城下雲南  
僉憲周君彥奇奉表行在驛舟夜呼相見歡甚出  
其文一編示予詰朝別去自贛至吉五百餘里晝  
夜觀之幾忘寢食鄉山在望不暇應接忽焉泊舟  
文江至家而尚在手賓客皆傳觀之共歎君之仕  
日顯而文與之俱進也蓋君生名家自少穎敏爲  
學官宣城宣城名郡君不以爲人師自侈也來試

禁中問五經百史時務如古所謂宏詞科一揮萬  
言百解更端辭義俱偉廷中莫不嘆服尋除國博  
不拜擢刑科給事中日與左右司豪辨昌言力爭  
百辟皆靡遂超擢今官當方面之寄而奠夷夏之  
交勲舊宿將相與共事較之他方面實爲難能人  
有日不暇給者而君乃從容於文章若是其富也  
非不恃其敏而益勤學能如是乎及今又得其全  
而觀之蓋其所經歷山川之雄偉又有以豁其氣  
識暢其志趣而煦以發之也慨予平生所履與君  
有小異者嘗登華嶽窮河源而觀於周秦漢唐宋

解文苑公集 卷七 四  
之所經營亦頗有以豁其氣焉然不若君之所歷者遠且大也君之示予蓋甚幸焉雖然昔孔子惟南至楚西至河予與君之所歷者皆聖人之所未嘗覩也而聖人之文存者可見議論有易大傳叙事有春秋其答問言行有論語是豈有待於外哉周君以爲然乎

顧大常謹中詩集序

臣縉少侍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待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間御製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縉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即速上進稍定句韻間或不易一字上惟喜誦古人鏗鎗炳烺之作凡遇呶喑鄙陋以爲衰世之製不足觀故天下之士爲詩鮮有能得上意者有詩僧宗泐嘗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最得意之作百餘篇高皇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濶偉下視泐韻大明之於燭火也蓋如泐者之不足以當聖意聖凡度量相越固如是耶近奉侍內廷獲覩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編蓋先皇所嘗置諸左右深有得於聖情者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

洞萬古之志而謂聖賢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年爲頃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雷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自持者蓋將與金石常存而爲三不朽之一也此所以上合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爲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爲狂爲愚也此皆不足以知之惟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嘆其不可及矣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簿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以才名數爲人所排毀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今上嗣位擢爲蜀王府教授重以啟沃親藩之任子素相知而未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歡傾情洽且以其詩集示予因序其意如右云

西遊集後序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也洪武甲子舉進士爲太平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離合與夫玩物適情之作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取以



備閒居之覽而非有所刻削求工以夸多而闢靡  
狗外而爲人也前序爲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  
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吾廬陵詩  
學之源流也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  
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徃徃效之而廬陵四  
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客多  
徃來荒祠古冢鏡文猶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文  
輩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唐初杜審言爲吉州  
司戶始大興詩學而廬陵之律詩尤盛此吉州詩  
人堂之作由是肇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名家宋

盛時彭應求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擅其  
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受學於楊學睡而  
學睡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菴虞公所謂得范公  
之骨者而廬陵之歌行大盛不可悉數矣康君年  
未老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相與拜詩人堂而重  
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  
雷電風雨晦冥萬狀而日月之光華常新也康君  
其有以惠教我乎

王孟揚太史虛舟集序

永樂初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命

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貫古今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孟揚之爲人也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以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灑灑亦相類至於詩則追逐漢唐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嘆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也越石父有言士絀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余其有負於孟揚哉予其有負於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黃仲聚同聲集序

盛唐詩人江右不多見其下如鄭谷盧綸輩不足上擬高岑何作者之寂寥也至元之盛而范揭二君子卓然起於千載之後雄視一世作者繼起至

今復大盛豈非嗇於前而豐於後理固然歟予遍  
讀近代與當時作者之詩於鄉里冀其復可雄視  
一世者得兩人焉鳳儀李君仲聚黃君也予嘗欲  
與二君作詩集序因循不果者二十年今南歸偶  
得與黃君相見扁舟遡文江一日盡得其所謂同  
聲集讀之終日而不厭如遠行客過故鄉山水之  
華室居之麗者舊之逢迎應接不暇何其快也何  
其快也予之所欲追蹤古人者君輒能高步優入  
予之所欲出新意稍自凌厲者君輒能脫穎而出  
吁何其先得予心之所同然歟此猶未足以知君  
深造之妙也君壯遊湖海學窮高厚而遁跡山林  
不涉塵累超然遠覽殆陶彭澤初年之所未能及  
也又豈若盛唐諸君子工於為藝而後至於斯歟  
他日子亦將乞身於朝歸而與君謳歌擊壤取三  
百篇而和之使范揭二君子亦有光焉是又區區  
之志也鳳儀詩嚮讀而躉之他日倘示全集予亦  
樂為之序焉

吉文水西十老宴集詩序

蕭侍御楊忠襄文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  
道存先生為之倡和而隨之者蕭之良曰與善樂

善楊氏則思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敬劉氏子  
通合而命之曰庄溪十老相與月爲一會會必飲  
飲必賦詩循環然亦時有嘉客若歐陽師尹孫廷  
望廷璧家季父元祿雞魚蔬笋取具隨時而文字  
之歡樂近所未有也且孰無老者田農草坐未足  
與此樂也孰無宴者臙圍妓狎未足與此樂也孰  
無詩者孤嚶寂詠未足與此樂也陶淵明而得十  
人者其必不爲虎溪之遊也矣若此十人者偶聚  
一堂偶爲一會猶足爲後來者之美談而况皆賢  
皆文皆壽連會而連歲也哉蘭亭數篇猶或以傳  
而况此盈帙者乎予平生亦嘗叙論天下而是編  
也僅於吾吉見之且十老今皆有後賢能文令子  
仲素輩求予序則十老者又前顯後賢也難矣哉  
仲素諸賢勉之老而繼焉予時謝事又將繼予季  
父爲嘉客也

栢臺思親詩序

江西道學之士自陸夫子務以力行爲先故今之  
學者皆恥爲文藻浮華其於世教非小補也夫其  
學爲衆人所慕而興起尚如此而况於其子孫乎  
家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鄉試得臨川陸先生

昂夫薦之而知其爲文安世家也歷官華陽衛輝歸老而令子以賢人君子舉守沂州既沒而廣平以太學生爲監察御史於衛輝公爲嫡孫沂州公爲冢子三世繼承仕而益顯是衛輝公以過八望九之年致引壽考所以教育廣平如其父母之存也衛輝公見廣平之成立亦若沂州之存也是其處也不能無思也今廣平之出而仕也祖孫之情相望千里又安能無所思乎此栢臺思親之詩諸君子所以爲廣平作也廣平之思親也出亦思處亦思其思殆非尋常之可比思昔沂州之情豈料其先父而隕伉儷俱逝遺孤子然以累其父而父乃能俾其子以仕顯此豈非人情之所至願而孝子之所不忍聞固將銜哀罔極而抱恨於九原者哉衛輝公之情固不料其子之先亡也又豈料其享有多壽而及見廣平之成立至於今日如是之盛耶是沂州有餘未盡之孝在廣平之所思也衛輝公有餘未盡之慶在廣平之所思也所以慰其沒而安其存者之心在廣平之所思也廣平之思豈尋常之比焉然則固非徒思之爲尚也思如文安公之道學修明然後爲能不墜其家聲也栢臺

解文毅公集 卷七 十一  
之思又宜乎其思也文安公在當時政事卓然有聲而仕不至於栢臺也有材而無時也衛輝公沂州既不媿其先而仕不至於栢臺也遇於時而無命也歷世冲和萃於廣平思所以稱栢臺之任必求無媿其家學也可

風木圖詩集序

風木圖詩集前後皆有序爲筠陽蕭君世英作世英父爲開國將臣以武德將軍出鎮海南卒於官英護喪渡海歸葬筠陽當襲職赴官故崇文熊某之子所望爲此圖而翰林學士三吾劉公國子祭

酒季安胡公爲前後序送之以詩者則瓊山學官趙君考古給事王君彥舉翰林丁君顯與一時名士大夫也嗟夫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此仁人孝子深悲疾痛之辭而凡有是心者莫不爲之撫卷流涕而不能自已也而諸君子所以慰勉蕭君者何其至耶蓋以親在致其養親沒致其思非徒思之爲尚必思所以顯揚爲孝之大也蕭君有文武才可以立功立事諸君子所以相期待者爲何如且二十年來諸君子皆已物故君亦歷涉四方馳射伊吾之北舉旗瀚海之南矣今方

有事征伐宜乘時大奮出其素蘊佐元戎入典樞  
機出擁旌節樹勲建德與古名將等然後相期江  
鄉之上賁恩泉壤衣錦山林同歌風木之詩庶有  
以慰親於九泉而不負諸君子之所以期待者予  
之言庶乎其可傳信於後歟

李氏孝節堂詩序

古藤李伯方氏有女性至孝元季伯方仕為貴賀  
兩州幕官女常隨侍賀之僚朱仕敏有子名童伯  
方許以適之將嫁而童死女為之服喪三年畢見  
世方大亂父母年老遂不他適養父母終身撫諸  
弟成立年六十七廼卒人皆以孝節稱之子來藤  
其弟瓊具言圖為之顯揚又云其先世家於藤高  
祖瑤曾祖震叟在宋元皆舉進士祖文載有隱德  
伯方元季以文學出身入國朝以賢良徵辭老不  
仕卒於京瓊負遺骸歸李氏哀毀幾絕事母廖加  
謹刺繡織絰以供甘旨未嘗乏絕母氏之喪棺槨  
衣衾之美封樹之固尤為遠邇欽羨嗟夫藤為縣  
嶺海之間孝節之士能與中州抗衡媲美已足為  
難而况李氏女子二美兼備豈不尤難乎且未嫁  
而守節雖若過中然以世變親老即其所處以諒

其所用心則庶幾能權而合道又女子之絕無而  
僅有者也余嘗奉詔纂修古今列女傳有真定一  
女子與李氏事正相類蓋彼念其夫家父母老無  
以養而此見世亂已之父母老將為扶持其設心  
操行同符合轍不計其利害而為之也彼幸得朝  
廷旌之史官著之此不幸未及旌異而人傳頌之  
有弟圖顯揚之子為史官將歸朝序述當世遺逸  
必大書特書不至使李氏落寞也况其家世儒者  
瓊亦年踰六十為鄉先生其後必有興者將來藤  
之人士節孝相望而起未必不由李氏之風激勸  
之也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王氏節孝堂詩序

海寧王氏女嫁朱士賢早死王氏年纔二十六一  
子始生舅姑憫其年少強使他適王氏以死節自  
誓未幾舅姑沒鬻其奩中物以葬之其父母亦無  
子紡績織紉以養無所缺乏母病籲天刲股和藥  
潛以進母病遂愈人皆以為孝感王氏雖經紀兩  
家而不動其夫所為一物以待其子之成立今其  
子明善既長尤盡孝道新其居為華堂以奉母而  
鄉人遂以節孝名其堂焉翰林曹景輝來請記曰



解文毅公集 卷七 四  
俾有勸也余職太史焉能已於言哉王氏以一女子不爲欲動情勝毅然自處難矣而又能使兩家咸得其所是能以義報夫以正事其舅姑孝事其父母而以身教其子有若明善之賢而克世其家也豈不尤難乎哉庶幾可謂全德其節孝又不待言而其才不亦可羨哉世有好爲膠固不通之論者恒曰婦德無非無儀有才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不論常變而拘以一律夫豈可哉蓋婦人處人倫之常閨門之內上有賢夫下有才子而強務家政者雖不得謂賢可也若處人倫之變夫死子幼舅姑死父母無子境如王氏者而其才不足以經紀兩家則亦何足道哉若有其才而不用則亦將何以全其節孝哉故若王氏者宜傳之以勸俾人家之絕而復續危而後安者將多有賴焉則豈徒以誦王氏之才其有功於世道爲不少矣

具慶堂序

予鄉於新淦舊邑爲同郡由淦而上幾百里由吉而下幾百里蕭峽之東山川清華漢武梅福郭季倫彭真逸袁景立杜曇蕭子雲之遺跡在焉又有太白覆箱芙蓉赤松金柱雲臺瑞蓮紫虛之峯大

秀郁水之洞白蓮金井流杯碧玉之泉金英碧茸  
水晶月華芝草之祥黃氏居其間踞其地之靈勝  
茲非其慶歟憲文憲武與子厚善嘗自蕭峽而東  
舍舟而上白沙翠竹溪橋嘉樹之陰有堂巋然高  
明爽塏山川之勝奄而有之顧瞻嚴署天官主事  
周君文瞻之篆曰具慶如玉樹交柯珊瑚碎網宏  
大壯毅與堂稱焉夫饒饋而牢醴具甘旨孝順而  
敬恭具和悅且兄弟具其怡子孫具其儀賓客具  
其宴喜矣而其尊君蒼顏白髮讀書談道內而母  
慈閨範具其婉婉娣姒妯娌雍雍如也此其曰具  
慶宜也視他人有賢父母或子孫有不如意者外  
和而內乖外親而內踈烏可同日而道哉且憲武  
讀書郡庠明倫講學推以事親其又必有度越尋  
常者愛日之誠油然而生而一切外欲澹如也是  
蓋以父母之存為慶之具而於世所謂福慶若富  
貴權勢之類而日求其具焉者非憲武兄弟之所  
為具慶也何也父母具存外內怡悅此天理之具  
足者也求具求福豈理也哉舜被衿衣鼓琴正南  
面而不與惟以事其親為悅斯純天理則篤其慶  
也憲武兄弟亦惟懽顏朝夕敬恭和悅以順乎親

慶無不具者矣其他福慶之具不具無容心焉而亦未嘗不具也已彼夫攀柏而傷讀書而戚歌廬而歎者聞斯堂也寧不戚然而有感乎

北齋詩序

元氏與赤氏為友周流南北赤氏之居南郊也詫之曰天光赫曦萬物潔齊向景而夷明燭無蔽不慄斯以拘寒每熙夷而傲睨振衣千仞濯足滄涯其人不為隩密䟽通易知渴飲不厭清饑食不畏凝飲水茹蘖無所僵抑子之居殆不如是矣元氏瞿然而笑戚然而悲曰吾與子行日中子曰暘而

清冷之求也求之於外不若居於內吾雖與子身南交而心予所居也元冥寂淨冰堅雪凝不以日熱不以火盛不隨燄以奔馳守吾元而自怡不覺暑之切肌而莊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非其幾歟然吾未嘗專其固而居之懷也吾可以南而子不可以北也子且之吾北齋而觀焉於是赤氏奮目舉頤頰吻庚眉勃然曰我且適之元氏不之拒也乃未至乎朔漠之境而已愁於燕易之方盱衡於凌層情指而慄脛曰予不能為此行也心服元氏獨與道俱不慄不熱猶不磷淄也子聞此

久矣前年西昌尚仁蕭先生與觀夫羅氏孟昭之  
北齋予舉以詰焉先生啞然笑曰有是哉孟昭從  
予遊今其子又從予遊予嘗謂道無不在也其信  
然乎今北齋之景士君子能言者歌之咏之無所  
不至矣不知他日孟昭與其子出是北齋而南也  
東西行也能忘其日與蕭公遊而讀書談道如在  
北齋時否乎如常以是爲心不炎之附而寒之慄  
也則先生所謂道無不在之言審矣今年先生沒  
孟昭出其詩凡若干首叙以弁之

墨氏終南書舍詩序

終南山述於禹貢與博物鳥鼠積石諸山延袤十  
數百里禹道雍州往來經此故表識雍州之望而  
漢晉以來文人之歌咏侈矣至唐極盛韓退之作  
終南百有二韻形容可謂備矣少時每一誦之欲  
往造其間而不可得後來京師與長安諸君子交  
遊聞其勝槩則又爲之深羨慕焉歲戊寅冬西遷  
河源過終南山下時大雪十日循山而至於積石  
窮愁羈旅之中遇瓌偉絕特之觀亦稍償其宿願  
而訪問往時故人皆無在者於是亦付之慨嘆而  
已明年冬歸又迫於星期倍道兼行但見烟雲縹

解文毅公集 卷七  
縟欲注遊焉而不可得悵然者久之墨君某終南山人也早歲讀書郡庠洪武甲子舉於鄉來仕栢臺與余同官因語余昔嘗讀書山中今書猶在而此心不能一日忘此山也爰求善畫者繪於圖士大夫咸贈以詩子其爲我記之美哉墨君之不忘舊也自昔與吾語終南之勝者若馬君金任君礪崔君敬謝君謙趙君節郭君文等十數人二十年來或在或亡各天一方今相見者惟余暨墨君情誼與此山往來無少異也山未始有異書之所藏未始有缺墨君與山爲體則其鎮靜亦一終南山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焉墨君嘉言懿行嘗接乎目每警乎心此心無一日不在終南書舍也所謂出處一致者豈非墨君之謂與他日懸車還第子亦得相從擊壤一觀終南之勝詠歌太平之休必有期也且俾詩之流傳人或有不忘其舊者讀之未必不惕然而有感焉

舒嘯軒序

聲之動也未有不由所感也雷霆之砰訇風水之震蕩聲之出於自然也鐘鼓之鏗鏘瓠匏之激越笙磬之擊發聲之出於使然也假於器以出是聲

也人之歌呼悲號笑嘻哭吽噫嚶呻吟慨然而太  
息劃然而長嘯者假於口吻喉舌鼻嗁噏呼轉運  
動定以出是聲也聲有萬不齊感有萬不齊齊之  
以不齊而自然者出於器矣器虛而感生焉虛實  
相形動靜相摩也孰爲有形氣爲之感孰爲無心  
理爲之主彼有無虛實動靜皆實來而予從此之  
謂齊之以不齊也滄人毛仲鼎兄弟即山林之清  
逸無市朝之紛拏主於靜也而以舒嘯名其軒豈  
七聲體備乃獨有適於嘯乎登高而望遠感物而  
興懷雷霆風水自然之聲日變其前而不能動其

嘯之靜也舉足而近涉觀物而匱煩感人而匱應  
浩然思安而劃然之意塊然其中不實其虛也然  
則其立也固無時而非恬淡冲漠之地其感也固  
無往而非清和會適之天也得於嘯不泥於嘯非  
若成公之賦蓋拘拘也歌呼悲號笑嘻哭吽噫嚶  
呻吟喜未嘗不嘯怒亦未嘗不嘯也嘯以舒其志  
意之所觸所傷亦必舒而後能嘯也何也山鳴谷  
應風起水湧此何如其感也仲鼎知使然之聲不  
異於自然之聲也天地萬物固一體也則一軒一  
嘯也心齋坐忘無以異也不然則春蚓秋蛩嚶嘖

灌莽之中皆有聲也彼且何所感也此非知道者  
不足辨焉仲鼎兄弟與吾友子寧練君善既已求  
其記他日以予言告之則聲感動靜之妙必有相  
契於微者焉諸大夫喜爲舒嘯軒詩因以此弁之

隨所寓詩序

余鄉蘭溪曾氏有諱三聘者朱子門人也奉使金  
虜死王事封忠節公弟三復三異亦皆有大名三  
異之後有諱師道者仕元爲桂林尹其猶子從之  
家焉今孟鼎其從孫也署其居曰隨所寓而士大  
夫皆爲之詩豈非有見於隨時之義者乎程子曰

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  
者皆隨也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從命學者之從師  
臨事而從義者皆隨也而豈同流合污之謂哉至  
於所寓則凡有形者皆寓也豈獨以桂林爲寓哉  
孟鼎不忘故鄉常語予曰他日諸子稍長將遣歸  
拜先墓復求故居是果能不徒以桂林爲寓而又  
將以隨時之義遺其子也孟鼎真達士哉詩曰  
太虛堪輿理氣同寓人寓其間方以類聚下士拘  
拘窘步室閭達人大觀仁體寰區忠信篤敬蠻貊  
可居有如反此莫處州閭隨寓而安載歌考槃考

祥元吉視履其旋

卓清約詩序

卓君逸民自號清約得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所爲二篆字道勁偉麗古意森然觀者目動神悚當是時公之子仲珩代書十數年已不多見矣况卓君節行廉介時豈多有哉卓君善篆喜爲詩奉母隱居絕意聲利居山之久景趣漸涵時時見於翰墨之間竒峭深特自視米南宮父子以下不倫也然未嘗可少屈雖甚權勢一語不合輒白眼相視近以能書入翰林膺聖天子寵待甚厚而君之志惟

在清約曰此吾之所從入道也間以語予予謂語稱陳文子之清與虞仲夷逸朱張之清使君處其地而充其操或能無愧者與而孔門自顏子之約禮與曾子之守約皆由博而反之約也而君之入道遽以約無乃固而有所不通歟君曰不然人之多言也吾約之則寡過人之多慾也吾約之則寡悔處身以約則易安處家以約則易足應事接物以約則易從也且凡事有清濁彼利欲者世之所謂濁也廉潔者世之所謂清也至於讀書綴文登山臨水彈琴奕棋焚香煮茗之類世俗皆以爲清



解文獻公集 卷七 三  
事吾未能忘情焉則於清事中而約之讀書不求甚解也綴文不求甚工也山水之樂不至於為癖也若夫彈琴奕棋焚香煮茗之事有則舉之無其具未嘗求之不因之勞神苦形務以悅人而又或絕世以為高也此吾之所謂清亦庶幾約於禮者乎予曰廣矣哉書之以為清約詩序

劉濟川詩序

余親劉君彥濟故元義士知吉州劉公明道之孫士琛之子也少有峻才幹盡用譽屹如成人未幾而士琛卒於外彥濟千里歸其喪營葬甚治未幾復喪母家難頻仍彥濟應機接物酬酢萬變人皆以為難初士琛之少也鞠於嫂徐徐無子士琛奉之如母士琛既沒彥濟尤能致孝今徐且年踰八十康強愉悅無嘆息之聲予尤深喜彥濟之能繼其父志為尤難也於是南耕許先生嘗曰彥濟當家難方殷眾為之危而彥濟生長綺紈迺能卓立濟難處有條理其在於易有涉川之才因其字彥濟也更字之曰濟川以美之且以為人子弟勸也予聞而善焉今年來京師得名士大夫所為詩若干首而請予序余惟昔義士公之在元也百戰以

拒賊屹然為東南保障至歲乙巳仗節而死此濟川之祖大有功於世道不可磨滅者也若彥濟年少總理家政事長慈幼舉盡其道又豈劉氏所可少者哉是於世道亦不可謂無補者也予嘗見舟人之濟川也檣傾柁危風急水駛舟中之人相視失色獨賴善操舟者凝神定志心無一息稍怠目無一息不存而後指揮轉移之間風力水勢輕重疾徐如六轡在手而張泛駕之足馴然聽命其未濟也無懼色既濟也無矜色而後舟之人賴以為安彼其恐懼失當者固不足道既濟而有矜大之色亦無取焉蓋此心頃臾之或怠則未能無失者彥濟勉之哉庶幾斯名之稱情也

蘭所序

竊嘗讀劉肇慶梅南集觀其自序歷官嶺海位列諸侯未嘗一日安朝廷之上而不怨也保身明哲卒老以終是以愛君憂國之誠徃徃聲之言詠使人讀而感焉其清足以勵百世之濁其貞足以愧百世之邪諒哉其有似於梅也梅芳有歇譽芳益遐諒哉其又嘉於梅也梅南吾未與之晉接今見蘭所蓋其嗣也讀其文如縞鶴逸羣䟽翎欲舉飄

然有摩天踞嶽之意老氣橫秋不可嬉狎諒哉梅  
蘭同芳父子一致也竊嘗觀於蘭矣有春蘭春風  
不能使其艷有秋蘭秋霜不能使其葳或懸空而  
益茂處困而能亨也或無人而自芳居幽而愈貞  
也或與芝草同則善人之室無愧或與椒桂伍則  
侈樂之宮不污握之事君不拂其情也夢感而兆  
不爽其應也若脆而堅知柔知剛清真而雅潔宜  
乎與君子同芳也且人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  
喜馨芬而惡羶臭者惟其陷溺於穢污也是以求  
潔與芳而莫適其所也蘭無所不用其芳君子無  
所不用其善蘭以芳爲所君子以善爲所蘭止於  
芳人止於善各止於其所而已曾以出處造次顛  
沛而離其所哉政如水之必涼火之必熱騶虞之  
不殺竊脂之不穀雖強而變之不能也君子之不  
能變而爲惡蘭之不能變而爲穢也即擷而紉之  
焚而漚之終莫能變而移之其天定矣予嘗謂不  
知蘭所之芳而善人之爲蘭所蓋久而與之化也  
而姑謂其然也蘭所字作吉壯遊嶺海中丁亂離  
搶攘四十年所謂擷拔而焚紉之餘本根固在貞  
性不虧春風秋霜郁郁然而芳未有艾也人皆稱

角文齋公集 卷七  
之曰蘭所其宜也夫其宜也夫是為序

李士鼎盤谷圖序

唐李愿隱居太行之盤谷其後子孫碩大以蕃散而居四方者不可勝計今文水城東李氏亦其裔也有曰士鼎者讀書尚文克世其家多藏古器名畫一日示余以先世所傳盤谷圖且慨然曰過殷墟而悲離黍瞻周道而傷茂草蓋滄桑變遷之餘人亡而事益以遠前日之盤谷不可得而復有前人之流風餘韻不可復覩矣其所賴者昌黎韓子之文幸傳於今不泯吾之斯圖藏雖已久詎能保其長存不至朽且壞乎今文章鉅筆子宜無愧盍亦嘉惠一言以昭來茲庶圖不虛作而前人益有賴焉余感其言展圖而翫之隱然盤谷之在目乃指而告之曰茲其為太行之陽耶維谷之口維山之阿短橋匹馬琴劍自隨者非愿之歸隱乎環乎兩山深窈有容樹林隱翳亭構翼然者非其盤旋之區乎至若泉出山間泓澄涓潔衍之為陂池者其可濯可沿之所也域平以曠土沃而肥原田之膴膴者其可稼可穡之處也洎乎彼邱之高可升而望此樹之茂可坐而憇彼山有美可採而茹此

解文毅公集 卷七  
水有鮮可釣而食者又其無適不安無往不樂之地也嗟乎俛仰之間其景象形勝數百年猶一日何斯圖之臻妙若是也雖然使求之於其圖孰若求之於其人求於其人則韓子之文得之第緣文考蹟思所以善繼善述引之勿替則今日之城東猶昔日之盤谷又何拘拘於太行之陽徒食其舊德虛勤其景仰哉

送黃叔昭往汝寧序

今歲夏暑倍於常年山中靜人事有泉石據依猶困匱廢弦誦兒童至忘飲食酣寢褻薄之間飛走喘暍思惟道途行役舟車鬱煬其爲煩苦尤人所不能堪也黃君叔昭來別余去視弟季岳汝寧將觸熱二千里遠舟行出彭蠡亂九江迺自陽邏登陸步走又數百里而始達季岳膺天子命寵美才處佚地巍然擁臯比夏楚治羣弟子而享其尊奉宣聖人之道而裨造化之機非有急難須持維也叔昭誠愛弟自三月得報即乘鄉人便舟輒往視之行李粗足懽欣無地士友勸之姑緩不可初若不知炎暑之煩苦也謂非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耶季岳筮仕年甚少父母鍾愛之太夫人惟其疾之

角文齋公集 卷七  
憂致齋祈神翼其體往年歸覲省將別屏坐不忍  
視其出門季岳曾與余言未嘗不終夜感切也其  
前日過湖口纔三四日程不可一至家太夫人聞  
之曷勝思念而季岳望慕之情當何如哉想其徙  
倚蓬牕之間風飄雲駛瞬息過之見匡廬之蒼蒼  
彭蠡之洋洋俯仰興懷未有不盱衡而悵望也夫  
彼此思慕如此其不容已非叔昭之行無以慰之  
也則是行亦太夫人志也人情天理於是爲至也  
想其至也怡愉接見之頃汝寧之人之觀感將有  
甚於昔時服纊鞬而拜道左者何也學校所以明  
倫季岳能得愛於父母兄弟如此其至者豈徒以  
情悵之私哉是天理至情之所感也夫天理至情  
人所同然汝寧之人有不相觀而化者乎叔昭行  
矣

送蕭觀復省兄安慶序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於民餘祉在其子孫  
至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  
觀宋史郡乘言宋真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彭  
齊之文章揚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爲江西  
三瑞夫以江西三瑞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

大宛之渥洼崑崙之元圃歟宜其至於今尚賢而  
競學令後人有可親而仰聞其風也余嘗從觀復  
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凜乎可敬而藹乎可親  
畫且猶然矧在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  
章奎畫昭耳瑩心溫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  
肝膽照應忠孝淪浹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  
况觀復之念先啟後兢兢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  
安得不悠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  
相在當時以爲古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  
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

丞相復之後見於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甚可信  
觀復去定基公纔十四世耳予嘗謂世有不言而  
化之師表有不道而進之學校吾鄉節行文章多  
出於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於前其功德益  
以遠矣而况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  
章以孝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相頡頏凡爲故  
家賢者之後莫不欣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其軌  
轍焉况若觀復一門爲其子孫者寧不以仕止隱  
顯念之深而持之重乎觀復之兄儀復仕於皖城  
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

往省之告别於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於觀復之行以念深持重勗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於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巨川入於南海元勲大臣先後至其處軍衛既肅夷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迺罷行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於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外夷之貨馬貴

中國之貨以莛茗爲上蓋夷人肥羶潼則羣聚寧廬中置金煮莛茗調以童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視酒醴反若莛茗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圖誌神禹之導河積石實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宋置積石軍固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擯於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慾宜稍近於中國而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於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粗惡亦少數年



之間河州之馬如鷄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於利而已習君寅賓新淦之玉筍人初爲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故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內兄高君焉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遊後太史與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文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起雖敏修之才學有過人者而非

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日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於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於庭堅與東坡而何敢妄爲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而又使人皆成其德自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又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高仲仁赴官瑞昌序

先外太父在翁高封州有弟曰觀翁博古善篆籀

角文卷之八  
從封州官都下獨屏一室澹如也封州仕有名宗族多依從學有寸長同列上下官慕封州輒爭舉辟為屬為教官觀翁不屑也後家居食貧或勸之出為學者師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竟以隱終子汝檝少從先太史公真我學於縣齋遊學隆興益貧甚遇亂三十年無所屈家君素嚴正客少輕狎余幼時但見汝檝來家君未嘗不迎門驩笑也歐陽可遠素清踞嘗謂終元朝無一人得其意獨為汝檝飲連日汝檝去輒不辭永豐劉倩玉春秋學專門學士大夫踵門請授恐不得獨於汝檝仲子

德教之數年曰吾嘗以吾受師春秋學今老矣恐自我遂不得傳也今德也可吾無憾矣德字仲仁又貧似其父然酒後耳熱嚶嚶然論說古今作文章琅然自歌自喜了不知王公貴人在側也仲仁最善交余友申之兄弟每與子坐頃刻未嘗不慨然思吾仲仁也申之向又同在翰林暇日輒矯首南望曰東山何在安得見仲仁哉仲仁所居東山故云仲仁事母孝而不幸貧且病尊君沒後貧病逾甚二十年來郡縣多方辟之不起今天子龍飛遂以瑞昌訓導之舉來試文章禁中對策直言慷

慨殊不覺其貧病人也於是仲仁之貧守三世矣  
隱德亦三世矣瑞昌在廬山下有濂溪周子之風  
在焉願無愧於濂溪以無負於三世無負乎師友  
也

送永豐令趙君季通序

古者百里之地爲千乘之國後之大縣倍之而自  
漢至今稱善治邑民戴之如父母者寥寥載於簡  
書何其少也予嘗疑後之人不如古之人矣然觀  
載籍以來畫州分國其間賢諸侯與賢大夫則亦  
寥寥乎不見其甚多而又豈謂後之人不如古哉

仲尼之門聰明才質亦多矣獨冉有季路爲政事  
稱首季路之言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夫以季路之才當繁劇之間催科煩  
擾公私困逼猶待三年之久而後功可期也然則  
大國之未必善而當有以事之師旅之興不得已  
而當有以濟之饑饉之災不可測而當有以備之  
不可以緩弛廢又不可以急迫理譬之治亂繩解  
琴絲抽刀而斷之非不快意也而無全繩矣故不  
可以急迫理也坐視而置之非不安且逸也而尺

寸之功無所期又不可以緩弛廢也惟定其心而不期急迫之效於其政而日新漸漬之功使其撫摩告誡熟乎人之耳目誠信惻怛入於民之心志而後率以事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用以濟師旅備饑饉凡同舟之遇風家人之救災無難色無私計而事無不理民無不安也故嘗觀聖門師弟子之問答皆實理之可行非若後世之喜爲高大而無實也吉有永豐縣自宋致和中析吉水所置方二百里猶古千乘之國也比吉水爲小介於大府督責所萃今時方艱難師旅之興飛輓之勞幸未

有饑饉之困而素以狹小之地彫弊之餘催徵者每欲與廬吉齊科而取具於旦夕茲即以季路之善政者尚以爲難而天台趙君季通蒞政三年民皆悅之趙君惟其民是恤不計其身之利爲之也是以撫摩告戒熟乎人之耳目誠信惻怛入於民之心髓而永豐之人士君子至於細民稱道君如一辭也而余同郡之民亦稱之無間言趙君初以學官起家讀書有得季路見之於言志而君果有以行其志者也而又遇其難也尚日試之不已則吾見其稱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也簡書之紀豈得

而遺之哉

解文毅公集卷七終

